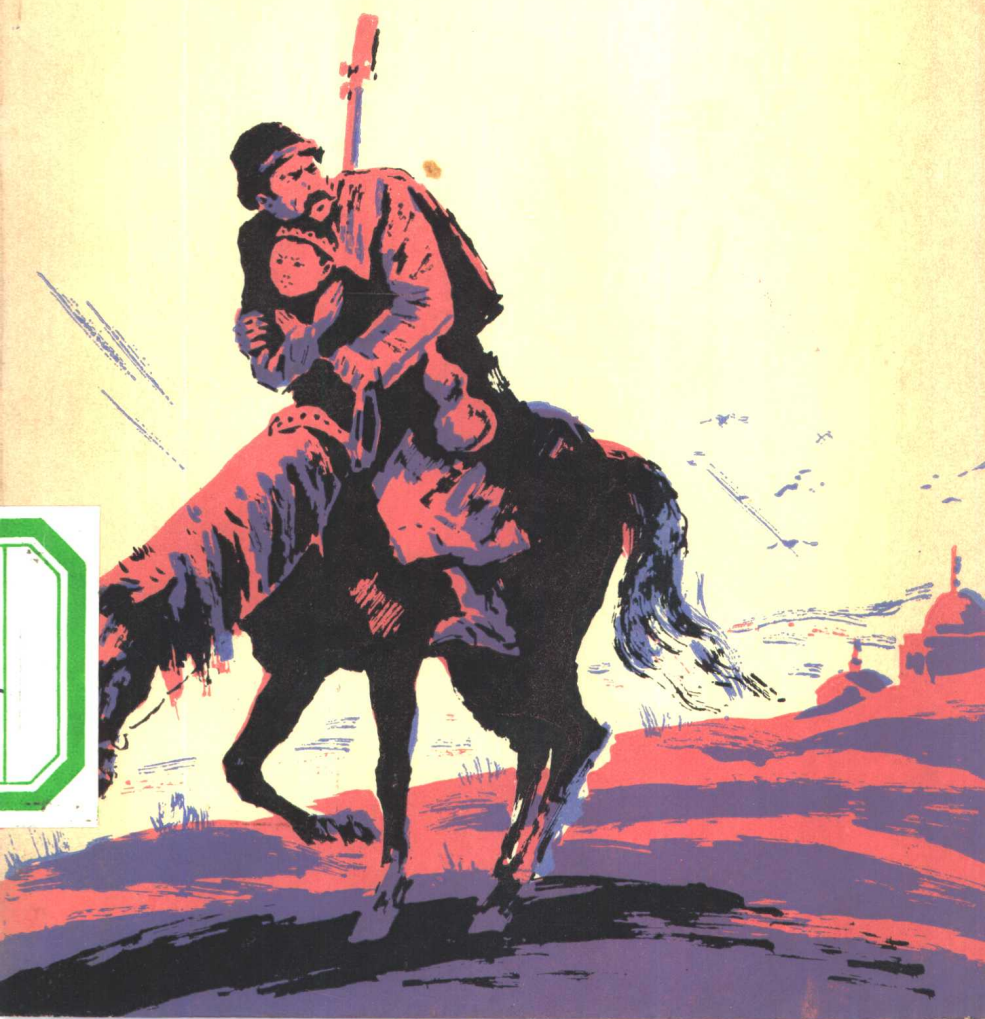


吐尔逊的故事

陆柱国



吐尔逊的故事

陆柱国

北京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维族青年吐尔逊幼年被人贩子拐骗，流浪上海街头，濒于死亡，由木匠梁师父收养；文化大革命中，在党的关怀下又找到了维族的母亲和妹妹。

《吐尔逊的故事》文笔流畅，生动感人。它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，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和维汉民族的团结。

封面、插图：欧阳兴易

吐 尔 逊 的 故 事

陆 柱 国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75印张 74,000 字

1978 年 8 月第 1 版 197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225 定价 0.30 元

目 录

一、生离死别.....	(1)
二、在“刀螂”的手里.....	(17)
三、“野羊”的生活.....	(31)
四、小店风波.....	(45)
五、回“家”	(58)
六、地覆天翻.....	(74)
七、热情的阿丽亚.....	(89)
八、旅途奇遇.....	(103)
九、踏破铁鞋无觅处.....	(117)
十、团 圆.....	(134)

一、生 离 死 别

在我国新疆的天山上，有一个终年积雪的山峰，名叫博格达峰。有人把她形容成纯洁无瑕的少女，也有人把她形容成德高望重的老人。可是，我觉得她像一位最慈祥、最辛劳的母亲，日日夜夜，用她那像乳汁一样的雪水，哺育着新疆的各族儿女们。

我的家就住在离博格达峰不很远可也不算近的地方。每天早上一迈出门坎，抬头就可以看到她那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。

我的父亲叫买买提，这是伊斯兰教中至高无上的创始人的名字。可是高贵的名字并没有改变父亲的卑贱地位。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牧马能手，但他却穷得连一条马腿都没有。

我妈妈叫阿拉木罕。她不仅温柔善良，而且十分擅长做花帽，可是，她的头上只有一条早已褪了色的破头巾。

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她生下来没有多久，按照维吾

尔人的习惯（也许这个习惯仅流传于我们那个地区），她的两条小腿要绑在摇篮里，据说这样长大了不会变成罗圈腿。也可能因为这个缘故，她非常喜欢哭。她一哭，妈妈就向着门外高声喊：“吐尔逊！”

吐尔逊就是我，这也像“库尔班”一样，是我们维族男子们常用的名字。自从我添了小妹妹，照顾她就成了我的专职工作了。



这一次在听到小妹妹的哭声之后，妈妈又开始喊“吐尔逊”了。我正巧躲在一棵钻天杨的后面，偷看一件非常希罕的玩艺——项链。这是妈妈结婚的时候戴的，天蓝色

的椭圆形珠子，穿着一条米黄色的丝线。偷看妈妈的珍藏是非法的，如果被发现了一定要挨上一顿巴掌，可是，我从来没有被发现过。

妈妈喊了几声，我都装做没有听见。后来，小妹妹不哭了，妈妈也就不喊了。这时候，我又听到了熟悉的马蹄声。和往常不同的是：马蹄声响得那么急，急得连节奏都分不出来了。

我从钻天杨的背后探头一望，只见浑身是汗的父亲，从浑身是汗的枣红马的背上跳了下来，急急忙忙地走进院门。

一定出什么事情了。我怀着好奇的心情，把项链塞进衣袋里，蹑手蹑脚地跟了进去。前面，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，等我来到窗前的时候，只听妈妈讲：

“你们快走吧，不能让人家斩草除根！”

父亲的声音是怯弱的：“那你……”

妈妈好像发了脾气：“别管我了！快喊吐尔逊回来，你快点嘛！”

我十分不安地走进屋里。只见妈妈把自己那条破头巾铺在炕上，把像北方的贴饼子那样的包谷饅，一块一块从坛子里拣出来，放在头巾上。父亲呢？面孔煞白煞白，像一根木头那样一动不动地矗在旁边。

妈妈用从来没有过的命令口吻，冲着父亲嚷起来：

“你帮帮我呀！”

父亲拙笨地捧起坛子，把包谷饊往头巾上倒去。快倒完的时候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想留一点。

妈妈严厉地：“倒光！”

父亲听话地照办了。

妈妈把饊包好，塞到父亲怀里，声音很低很低地说：“走吧！”

父亲抱着那一包饊，好像抱着一座大山，艰难地走出房门。我不由自主地也跟了出去。

到了枣红马的跟前，父亲站住了，并且慢慢地转过脸来。我也像他那样，回头看了看，只见妈妈抱着小妹妹，也出来了。

妈妈走过来，含着眼泪把小妹妹举到父亲面前。父亲用他那长满了胡子的嘴巴，轻轻地碰了碰胎毛未褪的小妹妹的脸蛋。

当我仿照父亲的动作，也去吻她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她笑了，而且笑得那么厉害。她那细嫩的、粉红色的牙床，全部暴露了出来。

紧接着，妈妈一只手抱着妹妹，一只手把我搂在她跟前。她那滚烫的嘴唇一接触到我的额角，我便感觉到大滴大滴的眼泪，滴到了我的脸上。这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了藏在衣袋里的项链，于是，赶忙掏了出

来，双手捧到妈妈跟前。虽然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一定没有工夫责备我，但由于内疚，我仍然用乞求饶恕的目光看着她，并用忏悔的语气低声喊了句：“妈妈！”

妈妈接过了项链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她把项链又挂在我的脖子上，小声地、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以后，你看到了它，就像看到了我一样！”说着，她望了望父亲。我明白了，这话，她也是向父亲讲的。

已经跨上枣红马的父亲，微微欠了欠身子，抓住我的胳膊，一下子把我提到了马背上。

马蹄响了。当我从马背上回过头来看妈妈的时候，只见她紧紧咬着自己的下嘴唇，以免哭出声来。

在越来越快的马蹄声中，妈妈离我越来越远了。那棵高高的钻天杨也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当我的耳边听到呼呼的风声的时候，连博格达峰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。

从来没有经历过离别的我，哪里懂得什么离愁别绪啊！

在马背上，在父亲的怀里，我们穿越着荒凉的戈壁滩。那遗弃在道旁的不知什么人的头盖骨、以及在这个头盖骨上寻找食物的灰色小雀，给我留下了永远



不会忘记的恐怖与凄惨的印象。

我们还遇到了一次暴风雪。那风，简直要把我们连人带马吹到天上去。

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、可怕，但是，我也从中感到了一种满足。因为，我自己好像传说中的人物一般，被置身于只有在传说中才能听到的奇异的环境里。

过了几天，戈壁滩看不见了，连穿维吾尔民族服装的人也看不到了。人们用惊讶的目光看着父亲身上的棉祿祥、头上的皮帽子、背上的热瓦甫，以及他那乱糟糟的、被灰沙染成黄色的大胡子。

我开始感到了陌生、孤独！

这一天，我们住在一家小客店里。店主人是个回民，他那顶小白帽，给了我几分温暖与安慰。这大概就是所谓“和尚不亲帽儿亲”吧！

父亲把热瓦甫上的灰土擦了擦，挂在墙上，然后，打开了妈妈那块破头巾。包谷饊就剩下两个了！他给了我一个；另一个他咬了一口，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，匆匆忙忙走了出去。

我一边大口大口吃着饊，一边大口大口喝着水葫芦里的水。这只水葫芦也是从家里带来的。无意中，我从破窗缝里看见父亲正在用他那唯一的一块包谷

饕，喂我们那匹枣红马，同时，还愁眉不展地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枣红马的火焰一般的鬃毛。

我也吃不下去了，拿着剩下的半个饕，走到父亲跟前，递给了他。

父亲摇了摇头。

我说：“爸爸，我吃饱了！”

父亲摸着我的脑袋，低声说：“那，你就在这儿看着咱们的东西。我……”他迟疑了片刻，才下决心似地接着说：“我溜溜马去！”

父亲牵着马走了。和往日不同的是，他耷拉着脑袋，而且，脚上好像拴了石头似的，走起来慢慢腾腾。

我望着这傍晚时分的黄土高原，望着那灰蒙蒙的阴暗天空。那小土房顶上升起的炊烟，那枯树枝上啼叫的寒鸦，都使我特别想念博格达峰，想念小屋旁边那棵钻天杨，想念正在绣花帽的母亲和摇篮里的妹妹。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想家。我真想大哭一场，可是又怕别人看见我的眼泪。我赶快跑到屋里，扑倒在用麦草铺成的地铺上，偷偷地哭了起来。

一直到听见父亲沉重的脚步声，我才拭去眼泪，装做刚刚睡了一觉的样子，打了个很长的哈欠。

父亲抱着用妈妈那条头巾裹着的什么东西，跨进

了房门。

我坐在地铺上，探头望了望门外，只见拴马的地方空空荡荡，便忍不住问道：“爸爸，咱们的马呢？”

他没有马上回答，把怀里那个小包裹丢在靠墙放着的一张破桌子上。这时，我听到了金属的声音。

好久好久，他才叹了口气：“我把它卖了！”

我大吃一惊，站起来，走到他的面前，埋怨道：“那，咱们怎么回家啊？！”

他苦笑了一声：“傻孩子，咱们没有家了！”

我追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父亲又没有回答我。他从墙上摘下了热瓦甫，连弦都没有调，就轻轻地弹了起来。

父亲的热瓦甫在我们那个村落里、甚至在方圆几十里内，都是顶顶有名的。但，我从来没有听他弹奏过这么低沉、这么哀伤、让人一听就要落泪的这么一种曲调。

店主人来了。他不仅送来了一盏煤油灯，还送来了一小瓷壶酒。这里的酒壶虽然我过去没有见过，可那冲鼻子的酒味，我是能够闻得出来的。

父亲向店主人道了谢。店主人劝我们早点休息，就退了出去。

父亲拿起酒壶，就像从水葫芦里喝水一样，对着

壶嘴，一口气把酒灌进肚里。然后，他擦了擦胡子上的酒珠，把我揽到他的怀里。他说：“吐尔逊，你刚才不是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家了吗？”

我看到他的眼睛通红通红，胆怯地点了点头。

父亲非常简单又非常艰难地讲了个故事。这故事从我没有出世的时候讲起：那时候，父亲和母亲都在吐鲁番一家地主那里做工，后来，因为那家地主太坏（怎么个坏法，父亲没有说），他们才偷跑了出来，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落了户，结了婚，生了我和小妹妹。最近，吐鲁番那家地主探听到我们一家的下落，准备再下毒手，父亲不得不带着我再一次出逃。

我听了父亲低声的叙述之后，不禁为留在新疆的亲人担起心来：“妈妈和妹妹怎么办？”

父亲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：“只有靠真主保佑她们母女平安了！”

我又问：“咱们到哪儿去？”

父亲又叹了口气：“咱们到哪儿去？咱们就像戈壁滩上的骆驼刺，风刮到哪里就到哪里去。这么大的地方，好心人难道连一个都找不到？”

说罢，他又拿起了热瓦甫，轻轻弹了起来。

煤油灯发暗了，我的眼皮也沉甸甸的。父亲的琴声好像一支催眠曲，我坐在草堆上，枕着父亲的膝盖，

恍恍惚惚地入睡了。

我梦见了博格达峰，它离我是那么样的近。近得可以清晰地听到溪水从积雪的峰顶潺潺下流的声音。我还梦见了妈妈，她轻轻摇着小妹妹的摇篮，并且伴着流水的声音，唱着一支古老的民歌。小妹妹傻呼呼地对我笑着，笑得全部露出了她那粉红色的牙床……

突然一声巨响，把我的美梦给惊醒了。只见一道刺目的白光，从房门口射向我和父亲。我急忙离开父亲的膝盖；倚墙而睡的父亲，这时也惶恐地站了起来。

店主人划着了火柴，煤油灯又亮了。这时候，我才看清了原来是一群穿着灰衣服的大兵，他们拿着老长老长的手电筒，在我们身上，在地铺的草堆中，在我们破烂的铺盖里，照着、搜着、翻着。

有一个兵用刺刀挑开了妈妈的头巾，一堆雪亮耀眼的银洋，便在灯光下显露了出来。

那个兵像看见肉骨头的饿狗一样，目光又凶又馋。他问父亲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父亲回答：“穷人！”

“穷人？”那个兵嘲弄地向他的同伙哈哈大笑起来，这笑声，使我想起了深夜里草原上的狼嚎。我的脊梁骨都感到发凉了！突然，像一刀砍下去似的，他的令人恐怖的笑声被切断了：“带走！”

于是，这群恶狼疯狗们便扑了过来，有的抱银元，有的抓住父亲，往门外拖去。

我拉住父亲的棉袷衫的后襟，就是不撒手。一个兵飞起一脚，踢到我的肋骨上。我一阵眩晕，栽倒在地下。当我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，便忍着胸口的剧痛，四肢着地挣扎着爬到门口。父亲不知被那伙强盗拖到哪里去了。天地间，一片黑暗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黑的黑夜！远处，狗的吠叫声好像有人在哭似的。

我又慢慢从门口爬了回来，突然，我的手碰到了一枚银元，为了怕别人发现，我悄悄把它藏在我的鞋壳里。

地铺上的麦草，撒了满屋。我们父子二人最简单的铺盖以及那只水葫芦和热瓦甫都被扔在地下。

我扶着凳子，慢慢站起来，先把父亲心爱的热瓦甫从地下捡到了桌子上，然后，又把铺盖卷在一块，用麻绳捆了几道。心想：父亲一回来，我们就走。这个地方，我们说什么也不再呆下去了！

煤油灯里的油，渐渐熬干了，破窗纸也渐渐发亮了。我坐在那铺盖卷上，等着，等着。

终于听到了父亲脚步声，我高兴地一下子从铺盖卷上跳了起来，跑过去开开了房门。眼前出现的意外景象，又把我吓呆了：被店主人搀扶着的父亲，面

色焦黄，嘴唇发紫，棉褂破得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。

父亲一看见我，低声喊了句：“吐尔逊！”

我扑上去，抱住了父亲，这时候我才发现褂子的破棉絮上浸出了殷红的血迹。

我问：“爸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父亲费劲地咽了口唾沫：“孩子，他们说……你爸爸……我……是强盗！那卖马的钱……是抢……抢来的！”

店主人惶恐地“嘘”了一声，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再说下去。

父亲又向店主人欠了欠身：“谢谢您，连累您了！您请方便吧！”

店主人同情地长吁短叹着离开我们。

父亲扶着我的肩头走进屋内，头枕铺盖卷躺了下去。他吃力地从怀里取出了妈妈那条破头巾，但，头巾只剩下一小半了！

我问：“爸爸，那么多钱呢？”

父亲叹了口气：“傻孩子啊！要不是这点钱，爸爸也不会这个样子！”

店主人端了一碗热汤进来。

父亲又道了声谢，让我把碗接过来，然后说：“您